

京華勝概—— 院藏清明上河圖賞析

童文娥

〈清明上河圖〉是寫實風俗畫的瑰寶，從張擇端（活動於十二世紀）創作以來，歷代丹青高手皆有臨摹寫仿，雖長短、繁簡各自不同，但跳脫不出張擇端框架。據統計國內外公、私博物館所藏或私人所藏的〈清明上河圖〉約有五十多卷（有些學者甚至推估百卷之多），在院藏九本作品之中，傳宋張擇端〈清明易簡圖〉、傳明仇英〈清明上河圖〉及〈清院本清明上河圖〉，代表了宋本、明本及清本的風格圖式，不僅享有盛譽，也是海內外學者討論及研究的重點。首次在南院登場，定能吸引各個層面的觀眾與同好，飽覽〈清明上河圖〉的多元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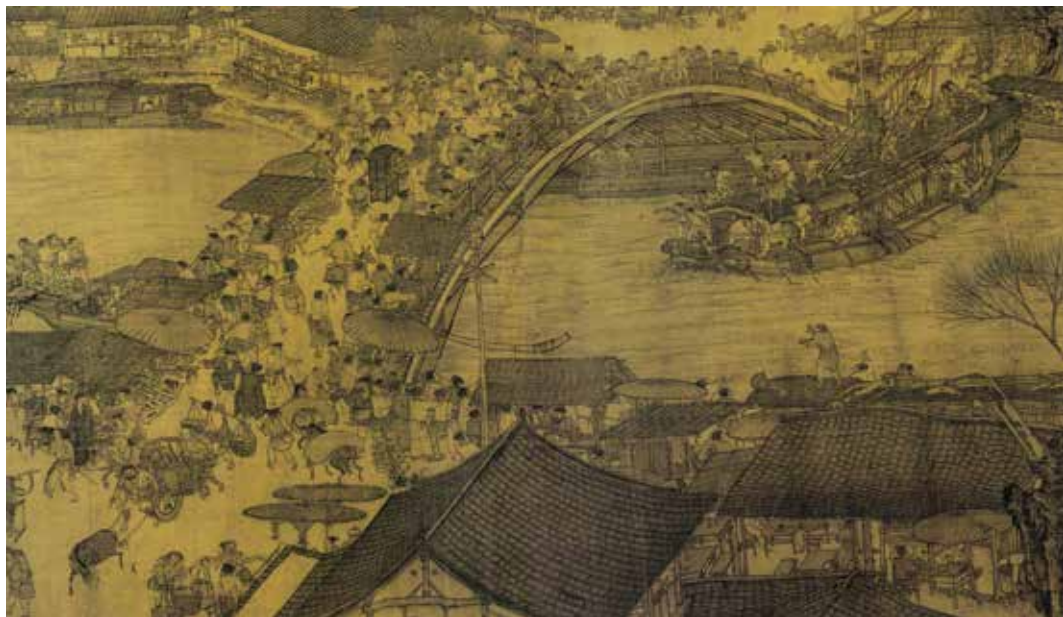


圖1 宋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又稱寶笈三編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王紅主編，《榮寶齋畫譜——古代編·12·宋張擇端繪清明上河圖》，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7，頁15、16。

〈清明上河圖〉相傳是北宋（960-1127）末年名家張擇端，以都城汴梁（今河南開封）的市容街景為題而繪製的作品，畫中車水馬龍、市聲鼎沸，再現北宋末崇尚安逸、豪華享樂的生活。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圖1，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又稱〈寶笈三編本〉）對偏安江南的南宋（1127-1279）人而言，是盛世榮光的記憶，因憧憬而感動，更成為畫壇流行的題材。明孫承澤（1592-1676）《庚子銷夏記》云：

上河圖乃南宋人追憶故京之盛，而寫清明繁盛之景也，傳世者不一而足，以張擇端所作為佳，上有宣和天歷等璽。予於淄川士夫家見之，宋人云，京師雜賣鋪，每上河圖一卷，定價一金，所作大小繁簡不一，大約多畫院中人為之，若擇端之筆，非畫院人能及也。

可見，當時因價高，後世畫家紛紛臨仿或揣摩張擇端所描繪景象，冠上「張擇端」款，衍生所謂的宋本〈清明上河圖〉，如此次展出的宋張擇端〈清明易簡圖〉（圖2），便是代表。其上有乾隆（1736-1795）及沈德潛（1673-1769）的題跋與考證，在眾多傳為宋本作品中佔有一席之地。明代（1368-1644）中晚期蘇州片畫坊，畫家更融合了明代熱鬧的市街情狀，精心摹繪〈清明上河圖〉，並爭相署工筆大家仇英（約1494-1552）之名，造成仇英本的流行。院藏三件仇英本中，以此次展出之明仇英〈清明上河圖〉（故畫001605）最精采亮麗。至於〈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的名氣更不遑多讓，此作名列本院十大人氣國寶，是眾多書畫國寶中，最富記憶點，且受歡迎的作品。

傳世〈清明上河圖〉在內容的架構、段落的安排，大致以張擇端所畫之〈清明上河



圖2 | 傳宋 張擇端 清明易簡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夢華陳迹

以善，雖高，難舟，年，兩，字，年，歲，拾，萬，球，世
開，故，和，清，制，上，河，而，種，如，美，民，修，我，乃，於，世
開，不，時，宜，和，能，士，對，象，世，王，志，甲，易，於，者，自，時
雖，亦，如，不，能，也，大，得，解，況，年，一，百，年，年，不，遠，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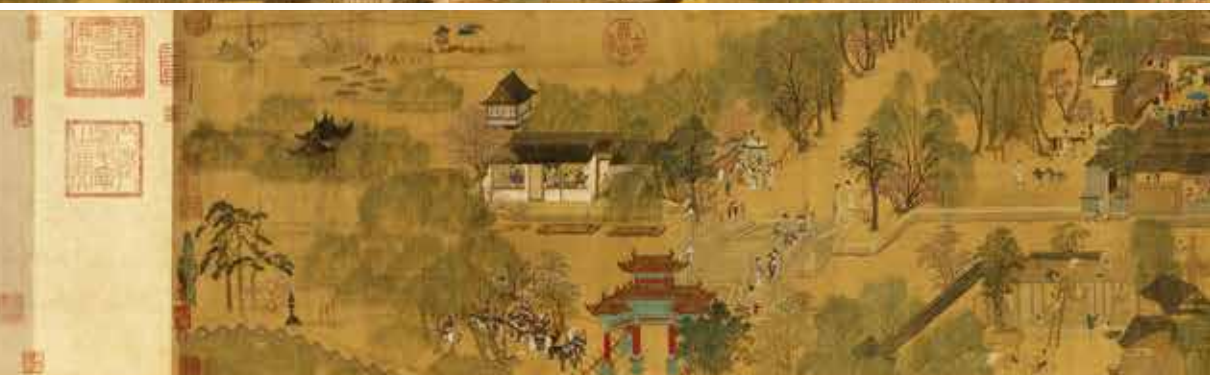




圖3 | 傳宋 張擇端 清明易簡圖 迎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及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為文本，不管是店鋪陳設、橋樑的位置，房舍亭閣的安排，或多或少相互應合，畫家再將自身所處的時代特色、風俗習慣，或明示或暗喻，描寫入畫。綜合而言，在構圖上大致有二個系統，其一分三大段落，有鄉野風光、虹橋市集及城市風貌，另一系統則以明本及清本為主，在主要的段落之外，加入了金明池景致。而院藏這三件作品，恰恰是這二個系統最佳詮釋。

宋張擇端〈清明易簡圖〉

傳宋張擇端〈清明易簡圖〉，絹本，設色畫，縱38公分，橫673.4公分，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引首有乾隆戊子（1768）題跋。拖尾有蘇舜舉元貞元年（1295）及清沈德潛

題跋。畫幅卷末山石上有「翰林畫史臣張擇端進呈」款，除清宮印記外，另有蘇舜舉及嚴世藩（1513-1565）、李東陽（1447-1516）、王世貞（1526-1590）等人之收傳印記，然蘇舜舉及明人題跋皆偽，關於此件作品的真偽辨異，筆者在〈繁華勝景多風采——清明上河圖特展〉一文中已討論，在此不再贅述。

此作名為〈清明易簡圖〉，源自蘇舜舉在拖尾的元貞元年（1295）的題跋：

清明易簡新圖成，汴河橋上新煙生，
春光盈眼客船淨，桃花逐浪柴門清。……

在乾隆題跋中認為，〈清明易簡圖〉應是依《易繫辭》而來：「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從字面上來看，便有「平易簡單」之意。而沈德潛的跋文認為張擇端創作二本，〈清



明易簡圖〉是張擇端簡化了原本創作內容，重新再繪之作品。不管如何，畫家希望透過畫面，讓觀者將汴京繁華景象盡收眼底。

此作分為幾個段落，郊野風光、虹橋市集、城市風貌，在天津之橋作總結，在結構上主要承襲〈寶笈三編本〉的布局章法，但增添了許多興味盎然的情節與活動，豐富了畫作的趣味性與可看性。

畫面起始綠柳桃花夾岸，雁鴨悠游於池塘，童僕攜琴伴著文士過橋，河畔樹下漁人將捕獲的魚一隻隻裝入魚簍中。橋的另一頭則是牧童吹笛混雜鴨鳴，在恬靜閒適氛圍中，流露生機勃勃的氣息。中段增添了熱鬧的迎親隊伍（圖3），婦女、孩童尋著樂聲出門觀看，屋舍外農人耕田。

河面幾艘船正要收起帆，正為進城準備，

沿路人們或走路或騎乘各式交通工具，往城內而行，其中最吸睛的莫過於一位婦女帶著小孩與行李，坐在無輪也無廂的板上，由三人拖曳而行，這是其他版本沒有出現的交通工具，板輿原是由人抬的代步工具，只又稱步輿，以拖行的方式極為罕見。

華麗登場的是一艘官舫（圖4），順流出城，官舫雕欄以硃砂勾染，極為華美，除「迴避」、「肅靜」的執事牌外，簷上有「奎章閣學」、「參知政事」、「欽差京東轉運使兼領花石岡」、「江淮鹽運」等牌，船屋內官員閱卷，前有兵士，後有家眷，排場講究。細考之「奎章閣學」是元代掌管進呈經史書籍，考校歷史的官制，「參知政事」等同宰相，「江淮鹽運」、「□兌課」職掌漕運、官鹽等，皆毫無關係。「欽差京東轉運使兼領花石岡」



圖4 | 傳宋 張擇端 清明易簡圖 官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又與宋徽宗（1082-1135）對珍奇文物搜刮之運輸團隊有相關，將這些官制同列於官船之上，雖非憑空想像，但背離常規體制，張冠李戴之謬誤。

河的對岸則是蔬果、布料集散地，如「諸路各色時新花果蔬鮮美品行」、「薑行」、「老行葛夏生熟布妙線木綿行」、「柴炭行」。寫「收買」，「早晚時價不同，目下一言為定」的招牌。屋內堆放一簍簍的花材，是批發市場。市招一目瞭然，幾乎涵蓋了食衣住行。其中一家老藥房，「九世嚴家大方脈藥堂」，屋內掛著兩行牌額，「按東垣而醫雜症，分表裏以治傷寒」，及「國手」二字，東垣（1180-1251）為金代名醫，由此可見，畫中事物合於記載，皆有所考。

虹橋（圖5）是〈清明上河圖〉最重要圖

式語彙及代表地標，每件作品莫不挖空心思，描繪虹橋建築、商店及往來人群，堆疊出富庶景象。此作虹橋以白石砌成單拱石橋，橋上欄杆在宋代又稱勾欄，其形制是仿宋代尋杖欄杆，仔細勾勒尋杖（橫木欄板）、望柱（主柱）、華板、地杵等構件。望柱頭飾以螭首，欄板與欄板之間雕飾雲狀花紋的斗拱。欄板以硃砂塗染，螭首以描金勾勒其形，雲拱則染石綠，華板則以墨色勾出方形紋飾，視覺華美又極富通透性，是畫家對虹橋的想像與詮釋。

虹橋兩側運用竹編或木編方式搭起各式小舖、商店，極具規模也規劃整齊，以長布帘為市招，顏色多樣，有「廣南各鎮雜貨」、「金銀珠玉翡翠首飾花朵」、「西洋南洋各色珍奇貨」、「蘭州絨」、「山西毡毯淡□」



圖5 | 傳宋 張擇端 清明易簡圖 虹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花色繡線絨絲□」、「五綵盤絲金絡」、「零剪綾羅」，涵蓋了各地南北貨，甚至有西洋南洋珍寶。其中關於清明節風物為「時興雪柳子推燕子」，兼顧節令習俗等細節。

古代都城大都有城牆，且位於交通要道，是防禦的設施，由牆體、垛口、城樓、角樓、城門，此作有三座城門口，其中之一為水道，城樓是黑瓦重檐歇山頂形式，繁複的斗拱以石綠染出，紅漆木柱、門廊，華美壯麗。又以俯視角度，在城門內側畫出瓮城近乎菱形的空間（圖6），與人物曲折繞行穿越城門的情景，是所有〈清明上河圖〉繪製的牆城建

築中，最具特色的結構。契合《東京夢華錄》對東都外城的記載：

東都外城，方圓四十餘里。城濠曰護龍河，濠十餘丈，濠之內外，皆植楊柳，粉牆朱戶，禁人往來。城門皆瓮城三層，屈曲開門，唯南薰門、新鄭門、新宋門、封丘門皆直門兩重，蓋此系四正門，皆留御路故也。

進城後又是另一種不同的風景，先是一組豪華建築群，有寫著「世卿」的牌坊，其他有樓閣、園林、涼亭、游廊等，包含了「會仙酒館」、「李師師瓦肆」等酒樓。



圖6 | 傳宋 張擇端 清明易簡圖 城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 傳宋 張擇端 清明易簡圖 天津之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畫在天津之橋嘎然而止。(圖7)橋上遊人如織，牌樓下，軍隊整軍待發。在人物的刻畫及景物上與《御定佩文齋書畫譜》〈題張擇端清上河圖詩〉若合符節：

天津橋下水粼粼，柳外盤舟夾畫輪，

想見汴京全盛日，春游多少太平人。

然在《東京夢華錄》的著錄中，通過汴河的橋樑中，並沒有天津橋，卻有通津橋。天津橋位於洛陽，建于隋，廢於元，應是臨寫畫家筆誤。

卷末「翰林畫史臣張擇端進呈」之款，用筆板滯拙劣，且北宋圖畫院並沒有「翰林畫史」職稱；蘇舜舉一說熙寧（1068-1077）年間人，題跋記於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與蘇舜舉生卒年代不符，跋文筆法軟弱，應為後人造假。筆意拘謹呆滯，極具匠氣，應出自一般職業畫匠之手。

此作設色淺淡，然畫中樓閣、欄杆、樑

柱以朱硃、青綠填染，加強其裝飾性，畫中百工百業的多樣性，精彩絕倫的活動，人物面容姿態雖以簡筆畫出，線條稍嫌稚弱生硬，但仍刻畫得生動活潑。在畫面空間結構的處理上，無法掌握前後關係；建築結構亦趨平面化，虹橋不再是木構建造而以單孔石橋形式畫出。邱士華認為：「畫中磚砌的城牆不見於北宋，山石林木帶有仇英風格的影響，屋宇宮觀敷染的青、綠、朱色則為蘇州片中常見的色調組合，故推測此作應為明代後期根據南宋描述汴京的文本，實為『蘇州片』中的佳作。」從筆墨及畫面風物來看，應為明代摹本。畫面細節及人物互動已重新組合，內容、情節更形豐富外。賦予作品全新的風貌與視野，不再侷促在清明時節的風俗表現，反而重新審視作品的完整性。也隱含著新的時代氛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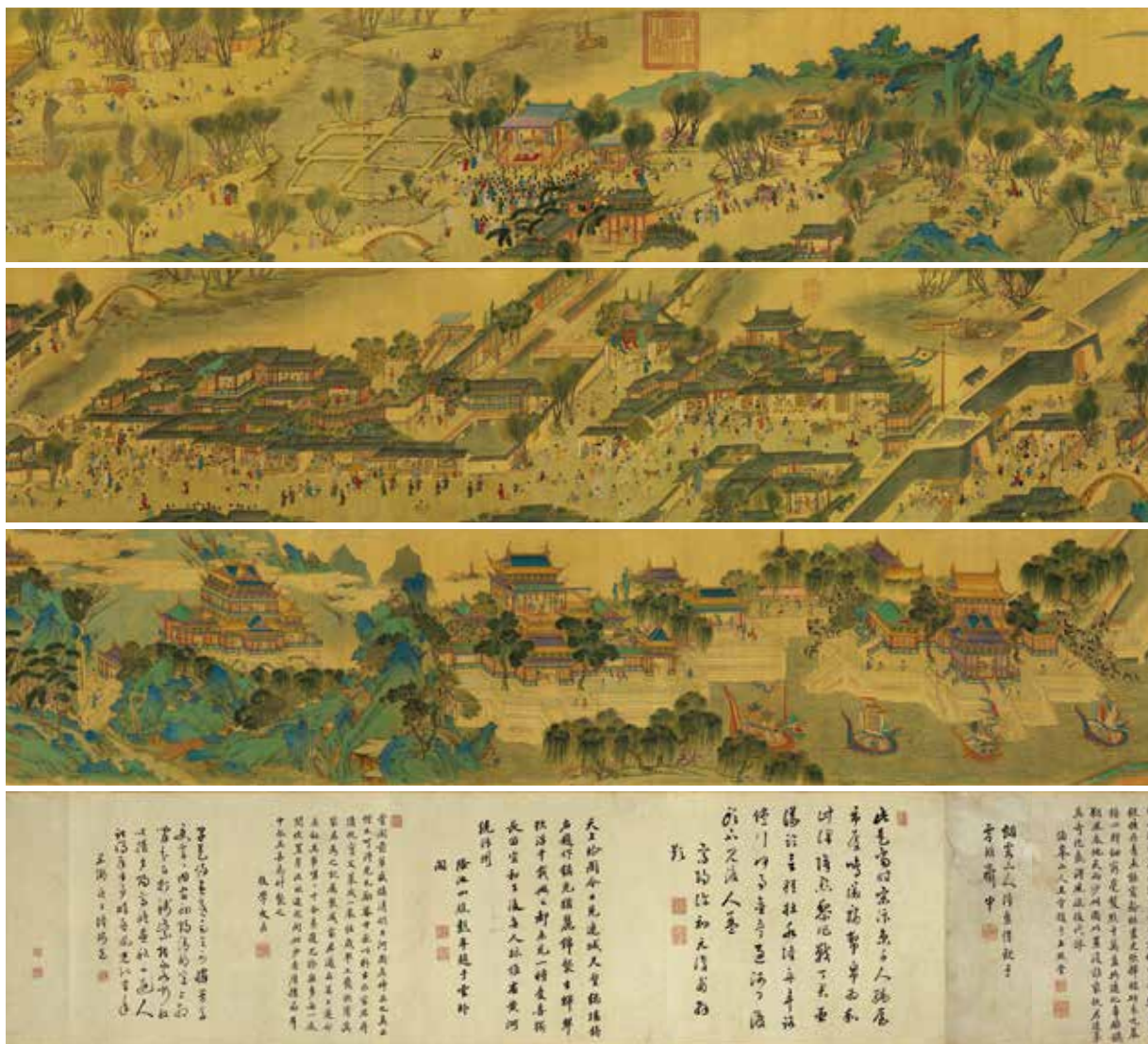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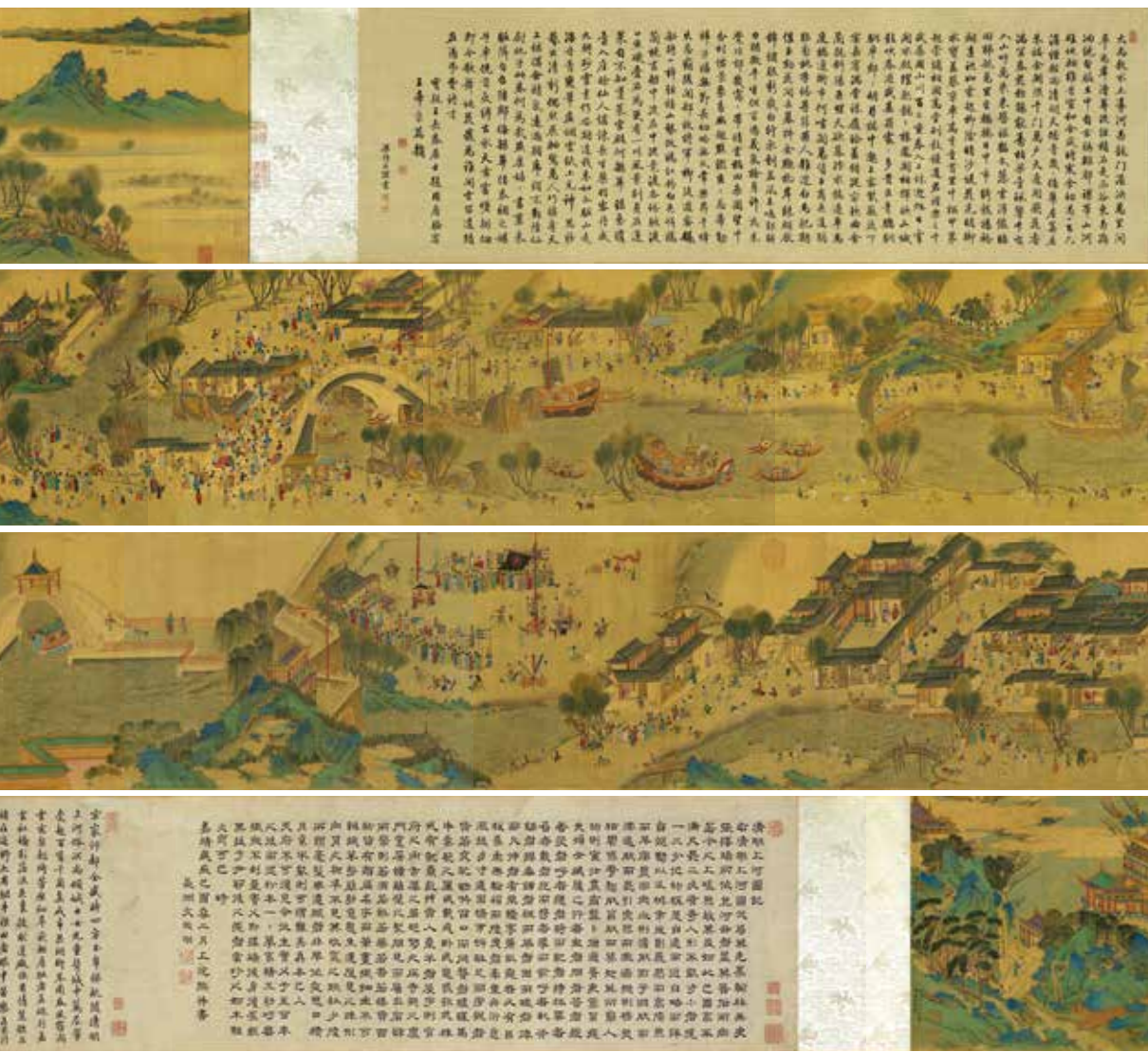
圖8 |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

院藏傳為仇英款的清明上河圖有三本，此次展出為故畫 1605（圖 8），絹本，設色畫，縱 34.8 公分，橫 804.2 公分，是院藏傳仇英〈清明上河圖〉中長度最長，色彩亦最富麗的作品。引首有乾隆寶親王長春居士的題識，由梁詩正（1697-1763）代筆書寫，筆法挺秀勁道，宛如行雲流水，幅後有仇英款：「吳門仇英實父摹宋張擇端筆」，鈐「十洲」一印，

據安岐（約 1683-1754）的說法：仇英摹古之作皆不署款，且吳門畫派的名稱正式提出明末董其昌（1555-1636），年代不符。款字筆法稚拙，與習見之仇英款不同，應為後人偽作。拖尾有文徵明、王守（1492-1550）、陸粲（1494-1551）、彭年（1505-1566）、文嘉（1499-1582）、陸師道（1517-?）等明人題跋，亦是畫工偽作。

在畫面內容的佈置上，與〈清明易簡圖〉



有多處不同。首先在郊野增加了野臺戲的情節；城牆的瓮城為梯型，兩城門之間的走道以中軸線直行，再加上金明池遊藝競賽的登場，顯示了不同於宋本的創作圖式。

戲臺搭建的十分精緻（圖9），舞臺上有文武場伴樂，青衣小旦身段優雅柔美，武生英姿煥發，後臺則有一位鬍鬚老生等待，從場景來看般演的是三國演義中鳳儀亭的故事，講述了貂蟬和呂布二人在鳳儀亭私會，被董

卓撞見的劇情。臺下觀者聽得入味，看得入神，有鼓噪叫好，有癡迷如醉，肢體語言十分豐富，更有許多官員駐足觀賞，幾位婦女孩童則在旁廂看戲臺看戲。野臺戲分為私人宅第及廟宇酬神，從畫中推測，應是此戶人家出資請戲班用以酬神，因而特闢包廂欣賞觀看。

對於農事著墨較多，除了人力鬆土外，還有踩水車及送餐的情景。河兩岸的活動內



圖9 |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戲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虹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校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容更加多元，河上各式船來往其上，一艘載著欽差大學士的官舫順流而下，前後多了前導護衛小船，就圖式的詮釋而言，官船往來增多，更凸顯了河道的重要性。

虹橋為白石單拱橋（圖10），只有四家固定店舖，餘則以流動攤販形式出現，市招的形式更具變化，有牌板固定其側，有主打桂花膏、玫瑰餅的糖果蜜餞行，或直接以販賣的物品作店家標志，如時式朝靴及毛筆的店家，掛上魚及羊腿的飯館。在這卷中，加了典衣等物的當舖，都是較具特色的市招。

至於雜伎表演，增加了蹴鞠、走索、雜伎及射騎等場景，其中最盛大的場景莫過於在金明池前的空地的校閱（圖11），校閱是在和平時，舉行儀式以校閱軍隊的技術訓練與裝備狀況，如明代英宗在天順四年

（1460），為重視武備，兩次校閱總兵以下武官之騎射於西苑，並賜宴賞鈔。畫中兵士頭戴紅笠或折上巾，將領護衛著鐵盔及罩甲或鎖子甲等，皆明代軍士裝扮。

此作加入了金明池，金明池原是北宋用來訓練水軍的地方。後來成了皇室遊玩的水上園林。《東京夢華錄》記載：

三月一日，州西順天門外開金明池瓊林苑，每日教習車駕上池儀範。……入池門內南岸，西去百餘步，有西北臨水殿，車駕臨幸，觀爭標錫宴於此。

農曆三月三日在此舉行龍舟競渡，宋太宗年間（976-997）皇帝會親臨金明池畔觀看龍舟賽和嬉水表演。據載龍舟爭標及水上表演，場面浩大，令人目不暇給：

上有諸軍百戲，如大旗、獅豹、掉



圖 12 |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金明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刀、蠻牌、神鬼、雜劇之類。……又有兩畫船，上立鞦韆，船尾百戲人上竿。……有小龍船二十隻，上有緋衣軍士各五十餘人，各設旗鼓銅鑼。船頭有一軍人校，舞旗招引，乃虎翼指揮兵級也。又有虎頭船十隻，上有一錦衣人，執小旗立船頭上，餘皆著青短衣，長頂頭巾，齊舞棹，乃百姓卸在行人也。

此作，不僅仔細描繪金明池搶標、舞蹈遊藝等場面（圖 12），重現《夢華錄》對爭標宴樂的場景，更刻畫華美富麗的宮廷建築，屋檐結構繁複，極具矯飾誇張，強調宮殿建

築的麗富堂皇；在畫法上卻有許多不合理之處，譬如河水的走向、山石的堆疊，粗糙而誇張，組合出一種奇幻的空間感，水紋、雜樹與人物等景物的畫法具圖案化。

重彩設色亦是其他作品所無，尤其大量運用石青、石綠、朱砂、洋紅、胭脂、藤黃、胡粉及紫色顏料，畫面燦爛奪目，呈現濃烈瑰麗的風格。以散點透視法，將山川、橋梁、河道、民居，形形色色的市街商店，熙來攘往的人物，林林總總的舟楫、車馬等景物結合一起，近似「蘇州片」無名畫工對仇英風格的刻意摹仿，再現蘇州城市真實風貌。



〈清院本清明上河圖〉

〈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圖 13，以下簡稱清院本），絹本，設色，縱 35.6 公分，橫 1152.8 公分。由清畫院陳枚（1694-1745）、孫祜、金昆、戴洪及程志道等五位畫家通力合作，內容包羅萬象，製作精緻考究，為集各家所長之經典名作，足以媲美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名列本院典藏十大人氣國寶之一。這件作品創造了許多的記錄，從繪製的時間到畫家團隊的組成，甚至畫中的人物描繪、場面的浩大、尺幅之長，可謂歷代〈清明上河圖〉作品之最，再再成就了〈清院本〉的輝煌燦爛。

〈清院本〉幅後有兩行小字題款：

乾隆元年（1736）十二月十五日奉儀，
臣陳枚、孫祜、金昆、戴洪、程志道
恭畫。

是此件作品的落款紀年，此外，在《御製詩初集》卷八輯錄了，前隔水有乾隆在壬戌（1742）御題：

蜀錦裝全壁，吳工聚碎金。謳歌萬井
富，城闕九重深。盛事誠觀止，遺踪
借探尋。當時誇豫大，此日歎徽欽。
乾隆壬戌春三月御題。

尚有二行小注：

圖始於雍正六年（1728），成於乾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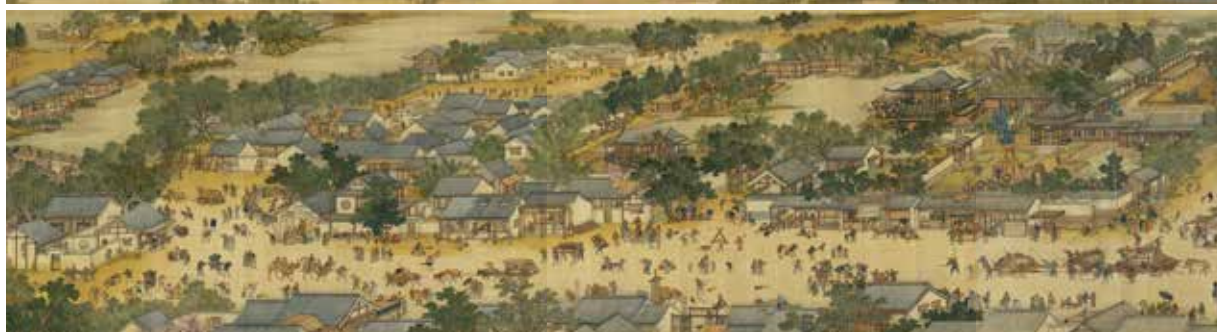




圖 13 | 清 院本清明上河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4 | 清 院本清明上河圖 仕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二年（1737），城郭、山林、人物各工其藝，亦繪林佳話，數人皆江南名工。

再加上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錄：

乾隆二年（二月）十八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毛團交清明上河圖一卷，傳旨著托裱手卷一卷，欽此。於本年八月初五七品首領薩木哈將托裱得清明上河圖手卷一卷交太監毛團胡世傑呈進訖。

推敲出此件作畫的軌跡，雍正六年，下令著畫院畫人起稿呈覽，其間經過反復修改呈覽繪製，到乾隆元年完成署款，乾隆二年裝裱成手卷，繪製時間前後歷時十年。

〈清院本〉由主要畫家陳枚主持起稿呈

覽的工作，五位畫家各司其職，如金明池苑圍內休憩遊戲的仕女（圖 14），體態輕盈婀娜，比例拉長，柔媚細膩，應是陳枚風格。孫祜以界畫見長，尤其樓閣、屋舍等（圖 15），線條硬挺剛勁，是孫祜所畫，金昆以人物見長，畫中多數人物身形較粗壯，然姿態多變，衣紋線條簡勁，應出自其手法（圖 16），點景的花鳥、樹木，用筆隨興，色彩濃淡分明，又不失變化，為戴洪及程志道畫風。

清院本可謂是集眾多清明上河圖之長，融合了宋本、明本等有趣的場景與內容，情節更加豐富，可分為五大段落，有寧靜的鄉野風光、虹橋市集、城牆建築、狀元府第、松竹軒木橋河畔，最後以宏偉金明池苑圍與宮殿建築作完美的結尾。內容疏密、簡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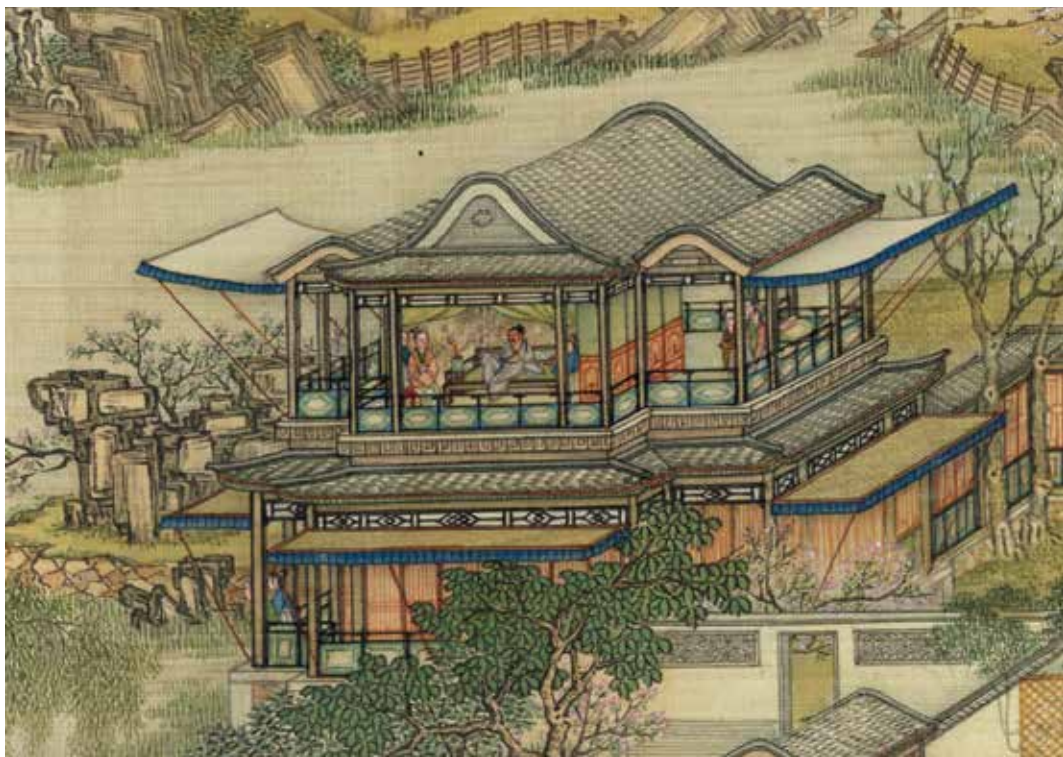


圖 15 | 清 院本清明上河圖 建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 | 清 院本清明上河圖 人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7 | 清 院本清明上河圖 虹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變化豐富，起承轉合，兼顧寫實與理想景物的營造。不同於明本的金明池，著重在龍池爭標的熱鬧場面，〈清院本〉極力建構悠閒的宮廷生活，畫中有宏偉的宮廷建築，桃花盛開，群鹿悠閒，后妃宮女遊園賞景，歲月靜好。關於這件內容介紹，請參閱拙著〈稿本乎！摹本乎！——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的孿生兄弟〉一文。

此作雖由五位畫家集體合筆，呈現清宮藝術的品味。畫風整齊，筆法精緻，景物豐富，極具變化，如畫中橋樑除了宏偉的虹橋（圖 17），另有平橋、石橋、木橋（圖 18）等，其形制幾無相似，利用三維透視原理，遠近比例，極力營造出城牆（圖 19）、樓閣及屋舍質感與量感。

畫中人物約有四千人之多，人物最高只

有 3 公分，最小則為 0.5 公分，以筆法工細取勝，生動表情，皆一絲不苟，豐富的肢體語言，彷彿置身現場，感受人物的互動張力，融入市聲鼎沸的城市風情。人物為漢族服飾裝扮，是向傳統風格的贊嘆，隱涵了歷史的記憶，更明示節令及地點。

畫卷河岸環抱，風光旖旎，櫛比鱗次的商店，文人草堂園居、參禪清修的寺廟道觀、輝麗的皇室苑囿，壯闊的場景，震撼人心，堪稱十八世紀城市風貌的縮影，營造喧囂熱鬧的氣氛，城市魅力，躍然紙上，讓人有身歷其境之感，一窺古人生活原貌。

結語

院藏〈清明上河圖〉藏品，質量均美，傳宋張擇端〈清明易簡圖〉以《東京夢華錄》



圖 18 | 清 院本清明上河圖 大木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9 | 清 院本清明上河圖 城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為文本，汲汲營營建構汴京的各種事物、場景，重現京華盛景。傅明仇英〈清明上河圖〉，打造瑰麗奇幻的山水景致，映照出〈清明上河圖〉在明代受歡迎及蘇州畫匠仿作情況，〈清院本〉更是集清畫院畫家精工典範之創作。是宋本、明本及清本的經典，首次在南院登場，將三件作品不同風格的作品，同時展現在世人面前，打造這場華麗的視覺饗宴。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參考書目

1.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臺北：大立出版社，1980。
2. 那志良，《清明上河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
3. 劉淵臨，《清明上河圖之綜合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4. 許樂安、崔陟、李穆編，《仇英仿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5. 余輝，〈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紫禁城》，2010年4月，頁10-28。
6. 童文娥，〈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及其相關問題〉，《繪苑瑤瑤——清院本清明上河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196-210。
7. 童文娥，〈稿本乎！摹本乎！——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的學生兄弟〉，《故宮文物月刊》，326期，2010年5月，頁103-113。
8. 童文娥，〈繁華勝景多風采〉，《故宮文物月刊》，397期，2010年4月，頁5-25。
9. 邱士華，〈大家都愛「蘇州片」——「偽好物——十六至十八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特展介紹〉，《故宮文物月刊》，422期，2018年5月，頁4-17。